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報冤仇 如卞托鷹懲悍潑

世路原寬，惡趣偏逢狹道，無那傷心圖必報。
正得意徜徉，災星突照，刑具備嘗仍比較。
幸有旁人相借箸，得脫解囹圄，有繡房飛鷓。

誰知軹裡人來到，借他剛劍，灑卻吾懷抱。

——右調《錦纏頭》

狄希陳被智姐的母親林嫂子痛打了一頓，頭一日還扎掙得起，到了第二三日，那被傷的所在發起腫來甚是苦楚，不能行動。素姐著實暢快，說道：「這伙尖嘴薄舌專好講人閨門是非的漢子，怎得俱撞著這樣一個林嫂子見教一場才好！相於廷專好使嘴使舌的說我，不知幾時著了我手，也是這般一頓，方才解我積恨！」

於是狄希陳睡在牀，素姐不惟不為看顧，那打罵也還時常不斷。智姐也被張茂實打得狼狽，臥牀不起。幸有張茂實再三認錯，滿口賠禮，加意奉承，用心將養，智姐倒只有三分惱那老公，卻有十二分恨狄希陳的做弄，千刀萬剝，咒死罵生，茶飯中不住口，睡夢中不歇聲，咒得那狄希陳滿身肉跳，整日心驚，面熱耳紅，不住涕噴：那知都是智姐作念。過了幾時，智姐當不起那丈夫自怨自艾，請罪負荊，漸漸消了積怒。世人曾有四句口號說得好：

夫妻沒有隔宿怨，只因腰帶金剛鑽。走到身上三撲辣，殺人冤仇解一半。

所以夫妻和睦如初。狄希陳也久已平復，與張茂實兩個依舊相好。

再說張茂實讀書不成，收拾了本錢要做生意，見得有一個親眷，叫作宋明吾，原是賣水筆宋結巴的兒子。窮得度日不過，宋明吾的媳婦卻賣了與人為妾。買他媳婦的那人，姓孟，號趙吾，鄰邦新泰縣人，是個納級的揮使。這宋明吾挾制那孟指揮是個有祿人員，等他娶過門去，晚間孟指揮正待成親，這明吾騎了孟指揮的大門，一片聲的村罵。這孟指揮若是個有見識的人，為甚麼拿了錢娶這活漢妻做妾？即是前邊失了主意，待他來罵的時候，捨掉了這幾兩財禮，把這個老婆白叫他將了回去，這也就消弭了禍端。不意又被那宋明吾的一班伙黨作剛作柔的撮合，故意講和，又與了他四兩銀子。剛剛睡得兩夜，十六日放告的日子，叫他在巡道手裡尖尖的告上一狀，說他奸霸良人婦女。巡道准了狀，批在縣裡。

那縣官甚是明白，審出真情，把宋明吾問了招回徒罪，解道覆審。這孟指揮晦氣已來，宋明吾邪運將到。孟趙吾道自己是個指揮，又道是供明無罪之人，戴著羅帽，穿了屯絹擺衣，著了皂靴。那巡道是個少年甲科，散館的給事中轉外，正是一團火烈的性子，見了這樣妝扮，怒髮衝冠，叫人扯毀衣裳，剝脫靴帽，把一部黑扭的鬍子捋個乾淨，問了先奸後娶。除斷還了那老婆，又斷了三十兩的宿錢給主，問革了指揮，重責了四十大板，登時弄得身敗名滅，家破人亡，僅能不死！

宋明吾把老婆叫人睡了幾日，通常得了三十八兩老銀，依然還得了個殘生的淫婦；把這斷來的銀兩拿了，竟到南京，頓了幾件漆盒、台盤、銅鏡、鐵鎖、頭繩、線帶、徽扇、蘇壺、相思套、角先生之類，出了灘，擺在那不用房錢的城門底下。這樣南京雜貨原是有行款的東西，一倍兩倍，若是撞見一個利巴，就是三倍也是不可知的。又兼他財鄉興旺的時候，不上幾年，在西門裡開了一座南京大店，賺得錢來，買房置地，好不興喧。這張茂實每日在那鎮中間坐，百物的行情都被看在眼內，所以也要做這一行生理；收拾了幾百銀子，獨上南京，回來開張貿易，不必細言。

且只說南京有一個姓顧的人家，挑繡的那灑線顏色極是鮮明，針黹甚是細密，比別人家賣的東西著實起眼。張茂實托了在行的店主買了一套鮮明出色的裙衫，帶了回家進奉那細君，做遠回的人事，尋了善手裁縫做制精潔。次年元宵佳節，智姐穿了那套得意的衣裳，在那蓮華庵燒香。恰好素姐不因不由的也到庵中，因是緊鄰之女，又是契友之妻，都認識的熟，二人歡喜相見。住持的白姑子讓二人方丈吃茶。素姐看見智姐的繡衫裙，甚是羨慕。智姐想起去年被狄希陳做弄，打了一頓，懷恨在心，正苦無路可報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狄大嫂，你的衫裙做出不曾？怎還不見穿著？」素姐道：「這一定是張大哥自己到南京定做的。我那得有這等的衣服！」智姐道：「我家又素不出門，那曉得有這華麗的衣服？這還是狄大哥說起南京有這新興的繡，與了八兩銀子，叫我家與他捎了一套，與這是一樣花頭，一般顏色。到家之時，把這兩套裙衫都送與狄大哥驗看，這是狄大哥揀剩的。狄大嫂，你如何說是沒有？」素姐不聽便罷，聽得這話，真是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不肯久坐，辭了智姐回家。智姐知他中計，也便辭了白姑子回去，只是「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。」

卻說素姐回到房中，叫小玉蘭各處尋那狄希陳不著，素姐自己走到他的書房，翻箱倒櫃，無所不搜。幸得不曾搜出甚麼細密東西，只拿了幾封湖筆，要去畫樣描鞋；又將那大部的《太平廣記》拿了幾本，算計插針夾錢。房中尋下一切刑具，專候一個受苦受難的陳哥到家，便要三推六問。狄希陳正從外面回來，渾身肉顫，兩眼如梭，剛剛跨進大門，一個鐵嘴老鴿飛在上面，連叫數聲，一泡大屎拉在頭上，淋漓了一巾。進到自己院內，一個蜘蛛大網，不端正罩在面上，他也曉得是要晦氣臨頭。及至進房，那個女閻王已是在那裡磨拳擦掌，專等施行。狄希陳看見娘子的氣色不善，三魂去了六魂，五魄去了十魄。素姐說道：「你南京捎來的繡衣裳，放在何處？你不與我，更與何人？你快快拿出來便罷！可是孫行者說的有理：『你若牙崩半個不字，我叫你立刻化為膿血！』」

狄希陳雖是生長富家，卻是三家村的農戶，除了銀錢，曉得甚麼叫是繡，三頭不辨兩，說得象個掙頭鴨子一般。素姐將狄希陳肩膀上兩三棍，罵道：「你還不快快的與我？還要故意妝這忘八腔兒！」狄希陳道：「甚麼叫是繡？可是甚麼東西？你詳細說個來歷，好叫我照了路分尋思。你這憑空打個霹靂，我還不知是那響哩！」素姐著實又是幾下，罵說：「你『蛇蠍的窟窿蛇知道』，叫我說個來歷！你那八兩銀子可是原與了何人？你央何人買來？兩套之內你揀的那一套？你或見放在何處，或是與了你娘，或是與你那個奶奶，或是姑姑、妹妹、姐姐、姨姨、大娘、孀子，你可也說個下落。象個秦賊似的，沒的我就罷了？你要不說，我還使鐵鉗子擰下你的肉來！你一日不拿出來，我監你一日；你十日不拿出來，我監你十日！你那矜子又一時到不得跟前，沒人救你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是奶奶人家，你只可憐見，明白的說了，我照樣買給你罷。」素姐道：「我只要那南京捎來的原物，我不要另買的！」一邊把那書房裡拿來的湖筆，揀了五枝厚管的，用火箸燒紅，鑽了上下的眼，穿上一根繩做成拶指，把狄希陳的雙手拶上，叫他供招。拶得狄希陳喬聲怪氣的叫喚。又使界尺把拶子兩邊敲將起來。狄希陳道：「是我買得來了，我放在一個所在，你放了我，待我自己去取來與你。」素姐道：「你是哄我放你！你說在那裡，我叫玉蘭去取。如果見在，我放你不遲；你若是謊話，我又另用刑法。」狄希陳本等不曾買甚麼繡，你叫他從那裡說來？可憐諸般的刑具受過，無可招成，果然晚間依舊送在那前日的監內，曉夜捆在那凳上，權當匣牀。那正月中旬天氣，尚在七九的時節，寒冷是不消說的。前次尚半饑六餓的與他飯吃，這番連牢食也斷了他的。狄員外只是極得碰頭碰腦的空躁，外邊嚷叫，他只當是不聞。這般一個潑婦，又不敢進他房去。調羹是他降怕了的敗將，只見他就夾了尾巴飛跑。這素姐又甚是惡毒，一日一比，也就打得身無完膚。狄員外著了極，只得去央薛夫人來解救。薛夫人聽見詫異，不敢深信，只得自來狄家看望。進他房去，果然狄希陳蓬了頭，垢了面，真象個死罪重囚一般。薛夫人見了好生不忍，連忙叫狄希陳出來。誰知這個軟監，雖沒有甚麼虎頭門，誰知比那虎頭門更自嚴謹，不奉了這個女禁子素姐的監牌，一步也是不敢動的。

先時薛夫人也還壯健，又有薛教授這個老闆，他還有些怕懼；如今薛夫人老態的話也說不明白，又沒了薛教授；那龍氏亦因沒了薛教授的禁持，信口的把個女兒教道，教得個女兒如虎添翼一般，那裡聽薛夫人的解勸！還拿那言語衝撞薛夫人，說道：「人家兩口子的事，那要做丈母的閒管！早是你這般護他，何不當初你嫁了他不好！」把個薛夫人氣的只要昏去，使性回家對了薛卞兄

弟並龍氏三個告訴素姐這些惡行。薛如卞與薛如兼只是低了頭不應。只有龍氏曉曉的說道：「他小兩口合氣，你老人家原不該管他。使十來兩家銀子揸了衣裳來，不給媳婦兒，給了別人，這還怪媳婦兒打麼？」薛夫人瞅了他兩眼，也沒理他罷了。

卻說薛如卞低了個頭，在他那房門口走來走去的不住，象心裡想甚麼的一般。原來素姐從小只怕鷓鴣，但凡行走，必定先要在頭上看得四下裡沒有鷓鴣飛過，方敢走動；如正走中間，猛然一個鷓鴣飛過，便就雙睛暴痛，滿體骨酥，就要大病幾日。薛如卞密密的尋了一隻極大的蒼鷹，悄悄拿到狄家，背地後交與狄周媳婦，叫他不要與人看見，只等素姐與玉蘭不在房裡，將這鷓鴣暗自在他的房中，不可令人知道。狄周媳婦豈是喜他的人，果然將那鷓鴣藏過，也與調羹說了；只不曉得薛如卞是何作為。

等了一會，素姐果然叫玉蘭拿著草紙跟了去上茅廁。狄周媳婦慌忙將那鷓鴣使衣服遮了，走到素姐門口，只見門是掩的。狄周媳婦把他房門推了一條縫，將衣裳遮的鷓鴣從門縫裡放在他那房內，仍舊把房門與他關得嚴緊，真是神鬼不知。須臾，素姐解手回來，小玉蘭推進門去，只見一個簸箕大的鷓鴣在房裡亂飛。玉蘭才叫得一聲「哎喲」，素姐也剛跨進門去，那鷓鴣照著素姐劈臉一翅，飛出門去，唬的素姐錐的一聲酥倒在地，去了三魂，散了九魄，一些不省人事。

玉蘭喊叫起來，狄周媳婦合調羹都連忙跑來，見素姐焦黃了臉，睡在地上，做聲不出，問是怎麼緣故。玉蘭說：「我跟你姑茅廁回來，一個鷓鴣在屋裡亂跳，我唬得叫喚了一聲。俺姑才待進去，那鷓鴣照著俺姑的臉一翅子，飛出去了。」狄周媳婦道：「鷓鴣見開著門，屋裡沒有人，是待進屋裡偷東西吃。怕他怎麼？就唬的這們樣著！」玉蘭道：「那裡開著門來！關得緊緊的。」狄周媳婦道：「你回時，這門還是關緊的麼？」玉蘭道：「可不這門還是關的哩。」狄周媳婦合調羹道：「這也古怪！若是個小雀兒，或者是打窗戶櫃子或是門檻子底下進去的；這鷓鴣比鷓鴣大，可是從那裡進去的哩？就是個鷓鴣罷呀，怕他怎的？」玉蘭道：「俺姑極怕鷓鴣，只見他一遭，眼珠子疼好幾日，身上也不好一大場哩。」正亂哄著，素姐才還省過來。狄周媳婦扶他上在牀上，只是叫頭疼眼痛，身上酥麻。到了這等亂轟，狄希陳坐在那牀頭的監裡，聲也不敢做，張也不敢探出頭來張一張。

次日，素姐越發病得沉重，臥房裡邊平日害怕的一個鷓鴣飛出，也自覺甚是害怕。狄家叫人去請薛夫人來看他，薛夫人道：「我還少欠他的頂撞，再自家尋上門去？任他怎病，我是再不上他門的！」龍氏道：「既是娘不肯去，我去看他看罷。」薛夫人道：「小老婆上親家門去，你不怕人輕慢，只管請行，我不管你！」龍氏喃喃的道：「怎麼？大老婆頭上有角，肚下有鱗麼？脫不了小老婆長著個扶，沒的那大老婆另長的是弔！開口就是小老婆長小老婆短的哩！不叫我去，罷！我叫他弟兄們去看他！」著人喚了薛如卞三弟兄來到，說叫他去看素姐。薛如卞道：「甚麼賢惠姐姐，公愛婆憐，丈夫尊敬，我們做兄弟的走到那裡，大家都見了歡喜，我們的也有光彩；如今把一個丈夫囚禁在房，致得那公公在愁城裡邊過活，我是沒有面目去的！」薛夫人道：「你們小伙子的臉厚，怕怎麼的？你們看他看去。」

薛如卞依了母命，走到素姐房中，只見素姐奄奄一息，病臥牀中。問素姐道：「姐姐是因怎的就害起病來？」素姐把那房中飛出鷓鴣劈臉打了一翅的事告訴了一遍。薛如卞大驚詫異道：「怎便有如此等事！」著實嗟歎起來，意要流出幾點眼淚，方可感動得他，心生一計，把他父親想了一想，不覺傷痛悲酸。素姐問道：「你聽見鷓鴣飛進房來，就這樣換惶，是為怎麼？」薛如卞道：「我不為怎麼。」口裡說著，眼裡還流痛淚。素姐說：「你一定有話說；你好歹與我說了便罷。」薛如卞只是待言不語的，薛素姐又只管催逼。薛如卞道：「我不忍合姐姐說。我只見古本正傳上說：『凡鷓鴣進房，俱是家親引領外鬼，要來捉人魂靈，不出一月，便有死亡。』我因此痛忍不過，所以心酸。」素姐害怕道：「那書上曾說也還可救麼？」薛如卞道：「那書上記的極多。只有一個唐肅宗的皇后，叫張良娣，曾有鷓鴣飛進他宮去。叫欽天監占驗是何吉凶，那欽天監奏道：『這是先皇合皇太后因娘娘欺凌皇上，不孝祖宗，所以帶領急腳鷹神，來取娘娘的魂魄。』張娘娘著實悔過，追思從前的過惡，在宮中佛閣前觀音大士腳下懺悔罪愆，再也不敢欺凌夫主，許誦一萬卷《藥師佛經》，當晚得了一夢，說這欺凌丈夫合這不孝的大罪終不可赦，姑念改悔自新，撤回急腳鷹神，姑遲十年，再差內臣李顯忠行刑顯戮。就只這張娘娘還活了十年。別再沒有活的之理。」

素姐道：「雖是你姐夫我管教的略也嚴些，也還不算甚麼難為他；就是公公婆婆，我罵幾句也是有的，我也並沒曾動手；倒是俺婆婆還打了我一頓鞭子，我不過咒了他些，我連手也沒敢回。似我這樣的媳婦也就罷了，沒的就叫是墮業？」薛如卞道：「那神靈看的真，咱自家做的不覺。姐姐，你快快禱告、懺悔，務要挽回過來！咱姐弟四個人，若姐姐有些好歹，叫俺們怎麼過？」素姐說：「俺公公是不敢惹我的，我倒合他平似交兒，俺婆婆又沒了，這是越發清淨的；只是你姐夫，我不知怎麼，只是惱他！」

薛如卞故意說道：「俺姐夫已就不是人了，你只合他一般見識，是待怎麼？這鷓鴣飛進臥房，我曾合他在書房裡看那書上，他豈不知是極凶極怪的事？你是個人，可也該急速祈禱才是。怎麼姐姐這們病著，他連守也不守，竟往別處去頑？這還有人氣哩！姐姐，你只管合他一般見識哩！」素姐道：「他倒也沒往別處去頑，我監著他哩。」薛如卞道：「怎麼監著他？監在那裡？」素姐道：「我這牀腳頭簾子裡不是監麼？」薛如卞一邊說道：「瞎話！待我看看。」一手揭開門簾，只見狄希陳蓬頭垢面，真象個活囚相似，坐在地下。

薛如卞認了一歇，道：「呀！原來果真是俺姐夫！怎麼這般模樣？」叫他出來。他那裡敢動，使手只指素姐。薛如卞問素姐道：「這是怎麼話說？」素姐說：「這就是我監禁他的牢。也罷，既是神靈替你做主，你且出來罷。」

狄希陳得了這句吩咐，方才敢從牀腳後挪出簾來。到瞭亮處，薛如卞看了甚是慘人，又見他雙眼血紅，問說：「是害眼麼？」狄希陳不敢答應。素姐說：「是我使煙薰的。」薛如卞問道：「夜間還放出來睡覺麼？」素姐說：「你見那監裡的犯人放出來睡覺來？我每夜把他上在匣上。」薛如卞問說：「匣在那裡？」素姐說：「就是這天裡那條板凳，叫他仰在上面，把手反綁在板凳底下，再用三道繩子緊緊的捆住。他還敢動得哩！」薛如卞問說：「他卻怎麼吃飯？」素姐說：「每日給他兩碗飯吃，搭拉著他的命兒。」薛如卞問說：「卻怎麼解手？」素姐說：「遞個破盆子與他，叫小玉蘭替他端。」薛如卞問說：「這監夠幾日了？」素姐道：「怕不也有十來個日子。」薛如卞又問：「狄大叔就不尋他麼？」素姐說：「他只好乾疼罷了，他也不敢來我這太歲頭上動土。」

薛如卞想到狄希陳這等受苦的田地，不由得當真哭道：「姐姐沒怪。我看你如此狠惡，天地鬼神都是震怒，特遣鷹神拿你，這斷然懺悔不得的了！我合你姊弟分離只在目下。疼死我也！」素姐道：「好賢弟！我與你同父一母所生，你千萬尋法救我！我自此以後，我也不罵公公，我也不再凌虐丈夫，你只是與我懺悔。」薛如卞道：「這只得請了三官廟陳道士來，叫他替姐念《藥師經》，再三祈禱，央姐夫也替姐姐告饒。」素姐道：「三官廟陳道士一個男人家，我怎好自己參佛拜懺的？咱請了蓮華庵白姑子來，一個女僧，我好守著他唸經，倒甚方便。」薛如卞道：「白姑子不知會念《藥師經》不會？」素姐道：「這《藥師經》是他久慣念的，他怎麼不會？」薛如卞道：「既是白姑子會念，倒也甚便。」素姐道：「兄弟，你就合他去講講：得多少日子？用甚麼供獻？咱好預備。」薛如卞道：「姐姐，你另叫人合他說罷；我合白姑子極划不來，年時，我往他庵裡走走，他往外搶我，叫我臭罵了一頓，到如今，我見了他連話也不合他說句。」素姐道：「你不去，罷；我著薛三省媳婦子請他去，你到家就叫他來。」一邊叫小玉蘭舀水來與狄希陳洗臉；又叫他梳頭，戴了巾幘，穿了道袍，穿著齊整，從新與薛如卞作揖。

素姐又告訴狄希陳偷叫人往南京揸買顧繡衣裳，不拿到家來，不知與了誰去：「我倒也不圖穿那件花皮，只怕他養女弔婦的，不成了人，所以只得管教你過來。那裡知道這偏心的神靈爺，倒說我有不是了。象這們使十來兩銀子，不給自己媳婦穿，給了婊子，就不是我這們性子，換了別人，就是監不成，只怕也要打幾下子哩。」

薛如卞勉強為救狄希陳，合素姐說了些不由衷的假話。調羹合狄周媳婦方知薛如卞叫他送鷓鴣進去，原是為這個緣故；見果然放了狄希陳出監，又要請姑子唸經懺悔，說報與狄員外知道。狄員外感之不盡，謝之有餘，叫廚房快整杯盤，留薛如卞吃酒待飯，搬在素姐臥房桌上，狄希陳主席陪坐。

狄希陳見素姐與了一二分溫柔顏色，就如當初安祿山在楊貴妃宮中洗兒的一般的榮耀，不惟絕無愁怨之言，且並無慘沮之色。

這豈不是前生應受的災愆！薛如卞口中不言，心裡想道：「一個男子，到這等沒志氣的田地，真也是頑頓無恥！死狗扶不到牆上的人，怎怪得那老婆恁般凌辱！」倒替他坐臥不安，勉強吃了些酒飯，辭了素姐起身。

狄希陳送他出來，請見了狄員外，狄員外謝那薛如卞千萬不盡；見了狄希陳，狄員外就如重生再見的一般歡喜，狄希陳卻恬不介意。薛如卞仍到客位裡坐了一會，獻過了茶，方與狄員外作別回家，果然叫了薛三省媳婦來見。素姐叫去蓮華庵請白師傅到家，有要緊事與他商量。薛三省娘子不敢怠慢，隨即到了蓮華庵中。恰好白姑子不在家裡，往楊鄉宦宅裡宣捲去了。薛三省娘子來家回話，素姐見白姑子不曾請來，發了一頓暴躁，說薛三省娘子沒用，該到楊家請他，賭氣的叫狄希陳自去敦請。狄希陳道：「他在楊家內宅裡邊宣卷，我如何好進得去？我又合他家不甚熟識，這天已將晚，不如等他晚上回庵的時節，我自去請他來罷。」

素姐大怒，一谷碌爬將起來，掐著狄希陳的脖子，就往那牀腳後監裡邊推，罵道：「我要你這攬包雜種做甚！你不如還往監裡坐著，免得我象眼中丁一般生氣！」薛三省娘子道：「姐姐！快休如此！你想請姑子唸經，是為甚麼來？你還是這般性子！」素姐聽說，方漸漸的消下氣去，免了狄希陳坐監。看天色也將次晚上來了，薛三省娘子仍往蓮華庵去請那白尼姑。至於來與不來，如何唸經，如何懺悔，素姐果否改惡從善，俱在下回再為接說。